



新加坡证道学学会
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

安妮·贝森特的榜样

提姆·博德 (Tim Boyd) | 证道学学会第八任国际会长

来源：2024 年 11 月刊《证道人》(The Theosophist)

翻译：李佳龙

安妮·贝森特不仅仅在全球证道学学会的工作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她更是一位伟大的人物。她是那种周期性地降临于世、以改变世界的方式触动他人生活的人。在她生命中的成熟阶段，当她的所有技能、才干和经历都已备齐时，带来了许多改变，这些改变在证道学学会和印度得以实现。我想通过回顾一些事迹来简略纪念一下她的一生。

如同所有真正伟大的人物一样，我们需要回顾安妮·贝森特是谁。然而对我而言，更重要的不仅是她的身份，而是她如何成为我们所知的她，因为她与我们每个人并无多大差别。她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经过一生的历程，逐渐成为我们所知的安妮·贝森特——“印度之女”、“钻石灵魂”、印度国大党主席、印度青年协会、印度妇女协会和印度童子军的创始人，以及其他用以描述她的头衔。

她降生于世，之后成就了自我，这一“成就”过程对我们更具意义。在她看来，人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展，走向自己的未来。第一种方式称为自然推动力。在这一成长的道路上，人就像风中的树叶一样，我们会有许多超出我们掌控的经历。我们从一个境遇进入另一个境遇，逐渐学到了一些东西。在所谓的“硬碰硬的学校”中，我们在磨砺中成长、改变并受到了教育。这是一种方式。而安妮·贝森特的生活很好地诠释了另一种方式，这种成长方式是主动的，通过“自我激发”和“自我设计”的努力唤醒我们内在沉睡的潜能。在这种成长中，我们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安妮·贝森特活了 85 年，自从她能够独立思考时，周围的一切便开始发生变化。她出生在伦敦的一个爱尔兰裔家庭中，家庭氛围宗教色彩浓厚，尤其是她的母亲信奉圣公会。她出生的时代，圣公会在英国不仅是主导宗教力量，也影响着国家法律的制定。她以虔诚的基督徒身份生活，甚至渴望终身为教会服务。她嫁给了一位牧师，以为这样能更好地体现她的信仰热忱。



新加坡证道学学会
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

然而，贯穿她一生的问题在于，她的最大优点同时也是带给她最多痛苦、问题和折磨的根源。她是一个拥有不同寻常和不可遏制的智慧的女性。她会质疑，而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圣公会社会中，女性质疑现状几乎注定会引发各种问题。然而，她对自己所相信的事物毫不妥协地坚持，这同样是她的一个问题。

我们可以列举她一生中发生的种种非凡转变。在我一生中，我遇到过一些伟大的人物。当你听到他们的生活事迹时，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够在如此多的领域中活得如此丰富。贝森特就是那些在最高层次上做到这一点的人之一。

当她离开基督教教会后，接下来她拥抱的是无神论。这个后来成为证道学学会会长的女性，曾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。不过，她的无神论并不是否认至高神性的可能性；对她而言，理解这样的存在超出了人类的能力，更不用说教义式的描述。她的无神论建立在对教会所描述的神性的完全否定之上——一个强大、愤怒的老者，因人类的不从或个人错误而施以永恒的惩罚，系统性地压迫和羞辱女性，却要求顺服与感恩。她无法认同这样的神性描述，认为这毫无道理，因而提出了对其的质疑，并将这种质疑一直推到最高层次。

她向教会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求教，但无法获得令人智识满足的答案。她的无神论逐渐演变为对现实世界的深度参与，因为在一个不受任性神明掌控的世界中，改善人类境况的途径归结为个人的努力、对他人的帮助和关怀。这正是她所采纳的——一种基于自由思考的世俗方法。这是她生命的下一个阶段。她与工会合作，为从事火柴生产的年轻女孩们组织工会，这些女孩因这项工作而遭受各种健康危害。

她与那些争取更高工资、支持爱尔兰自治、主张教会与国家分离的人们并肩奋斗。她冒着名誉和自由的巨大风险，出版了一本关于节育的教育小册子，这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英国是极为激进的思想。认为女性应对自己生活和身体拥有某种程度的选择权，这在以教会为基石的英国社会是无法接受的。这成了“最后一根稻草”，促使英国的法律和政治体系剥夺了她对女儿的监护权。发表这种言论被视为如此不道德，以至于她被认为不适合为人母。再一次，她因不否认如此清晰的



新加坡证道学学会
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

实相再次付出了痛苦的代价。

她接下来全身心拥抱了社会主义。她清楚地认识到，如果社会要实现变革，那么维持人们生计的方式、生产与分配的权力应该掌握在受影响最大的人们手中。她以一贯的坚韧努力推动这一思想。然而正是在这一阶段，她经历了最大的内在危机之一。她意识到，自己所信奉、经历和推广的各种思想体系，并未真正改变人性；社会主义、激进主义、世俗主义或无神论，所有“主义”都有其局限性。

正是在这一时期，安妮·贝森特首次遇见了海伦娜·布拉瓦茨基，HPB 向她介绍了永恒智慧的传统。贝森特正处在人生的一个准备好接受这种思想的阶段。从那时起，她逐渐成为我们今日所纪念的安妮·贝森特。从那以后，她来到印度，几乎刚踏上这片土地，就将自己视为“印度之女”，并将余生献给了印度的事业。

她创立了各种学校、男女大学、印度青年协会、印度妇女协会、印度童子军等多个组织。我们还必须提到她在政治领域的投入。她认为这个国家被英国统治是不公正的、不合理的，于是深深地参与到印度的政治氛围中。她倡导印度独立，是第一个有勇气直接宣称印度需要自治，而不是仅有利于英国的某种合作关系的人。她要求真正的自治，并为之积极组织活动。因此，她在独立运动中逐步走向了高峰。

随着印度国内政治运动的发展，她所创立的诸多组织，如旨在培养未来印度领袖的印度青年协会，也逐渐发挥了作用。当这些未来的领导人逐渐成长并独当一面时，这样一个情形出现了：一位不会任何印度语言的爱尔兰裔英国女性，尽管曾因白皙的皮肤对运动有利，但现在却不再适合担任代表印度及其未来的发言人。令人惋惜却自然的是，她被逐渐推到了运动的边缘。

这些都是她生命的一部分。在此次会议开始时宣读的宇宙合一祈祷文“哦，隐藏的生命…”正是她写的。这句话表明了她的世界观：这并不仅仅是政治的事情，而是关于每个人内在都存在着的一种生命力，这种生命力可以被唤醒。我们中有些人可能遇到过这样的人——当我们与他们在一起时，原本无法看清的事物忽然变得清晰；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自由独立的印度的可能性，更能体会到自由独立的灵魂的真实存在。正是这种感知孕育了证道学运动。



新加坡证道学学会
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

她是那种无论做什么，都能将自己的愿景转化为善行的人。在这样的纪念场合，无论是庆祝神灵、救世主、伟人还是英雄，其本质之美并不仅仅在于列举种种成就。她的成就卓越非凡，但超越这些成就的是一种品质，一种灵魂的力量，使我们至今仍感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激荡。

伟人唤醒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在隐藏的潜能。仅仅仰望和钦佩他们是不够的。这种钦佩固然是必要的，因为像安妮·贝森特这样的人确实值得敬仰。然而，当我们纪念她的一生时，不仅仅是在追忆一位伟大的人物，而是在思考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什么样的伟大的人。面对这样的伟人，或仅仅是她的回忆，我们会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安妮·贝森特。在伟大之中没有分离，没有隔阂。她的伟大是我们每一个人的，只要我们愿意承认并行动起来。

我想用她的一些话来结束。她的一生中因不在思想的正直性上妥协而失去了许多朋友。她对此有一些评价，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，尤其是今天在场的年轻女性。她这样描述自己：“一个靠自己思想摆脱基督教、独自走向自由思想和激进主义的女性；一个宁可失去所有男男女女的旧友，也不愿放弃她在孤独中奋斗的信仰的女性；一个在拥抱社会主义时，敢于反对自己最亲近的‘男性朋友’意见的女性。这样的女性很可能会犯错，但我想她可以毫不自负地至少宣称她具有独立的判断力。”

我们每个人，包括安妮·贝森特在内，都曾犯过无数错误，但若是出于对自我意识和觉知的坚持，这些错误便令人振奋。我想分享她关于行动的重要性的一些话。尽管她是证道学学会的会长，而这是一个灵性组织，但她强调，灵性还远远不够。她说：“每当一个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圈子，让我们确保他离开时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让我们通过我们对世界的影响来衡量我们的灵性。”我们的灵性应当通过其影响力来衡量，而不仅仅是我们的意识高级层次和愉悦时刻。

她还说过：“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去行动，那就最好保持沉默，甚至不要去想。”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在自己的环境中迈出实现灵性生活的一步，那就不必再提



新加坡证道学学会
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

灵性生活了。如果我们只是在寂静中偶尔想到善良能够引领世界，那也只是徒然。除非我们准备好去付诸行动，否则这些观念几乎毫无价值。她确实采取了行动，并在这个世界上带来了改变。在临终前，她说自己唯一想要的墓志铭是：“她试图追随真理。”因此，今天、明年、乃至每一年，我们都在纪念这样一个榜样，因为，作为人类，作为未来的“安妮·贝森特们”，我们确实需要时常提醒自己。